

十九世纪的英语资料与汉语研究 ——以笔者发现的《华英通语》的新版本为主

内田庆市

0.前言

近代欧美人的汉语研究，其范围是很广泛的，如词汇、语法、语音、方言等各种内容包含在里面。他们的研究水平也相当高，即使和现代语言学的水平相比也毫不逊色。譬如拿汉语语法研究来说，中国学者系统的汉语语法研究是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的（根据我最新研究¹，应以毕华珍的《衍绪草堂笔记》为嚆矢）。但是，欧美人在十七世纪末已经有了系统性的汉语语法研究专著（=卫匡国的稿本 1653）。其后又陆续出现了很多汉语语法研究的著作，如万济国、马若瑟、Fourmont、Marshman、马礼逊、Remusa、公神甫、艾约瑟、罗存德、高第丕、威妥玛、狄考文等等。他们一面继承中国传统“虚实论”来区分词类，另一方面建立了独自的语法理论。他们很早就发现了汉语的各种特征，如“量词”的存在，“有定”和“无定”的问题，汉语的灵活性（=汉语词类跟句法成分之间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等等²。

另外，对近代词汇研究来说，英汉字典为代表的汉语—外语对照字典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还有为贸易人员编写的实用性“外语词汇集”或者“实用外语会话集”等也都是极重要的资料（除了外国人编写词汇集以外，还有一些中国人编的词汇集）。

担负近代“西学东渐”的任务的大多是传教士，而且最初的传教士一般是天主教士，主要外语是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拉丁语系的语言。但是十九世纪以后逐渐为伦敦会为中心的新教所取代，语言也以英语主流。按照这样的历史背景，在中国开始出现英语学习热潮，出版了很多英语词汇集，英语会话集等书籍。

今天我将谈谈十九世纪英语资料的谱系和它们的具体内容。

¹ 内田庆市 2005, “《马氏文通》以前中国人的语法研究——关于毕华珍的《衍绪草堂笔记》的词类法”《关西大学中国文学会纪要》第 26 号

² 内田庆市 2002, “近代欧美人的汉语语法研究”《作为文化事象的中国》(关西大学出版社)，又见“近代西人的汉语语法研究”《语言接触论集》(邹嘉彦、游汝杰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3)

1. 英文资料的谱系和“洋泾浜英语”

十九世纪出现的英语词汇集，课本类有下面的几种。

(1) 《红毛通用杂话》(1830年代)

关于这本书，周振鹤 1998³、吴义雄 2001⁴等已经提到过。到目前为止一共发现了几个版本，如：以文堂刻本（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璧经堂刻本（广东）、成心堂刻本（广东？）、富桂堂刻本（大英图书馆，巴黎国立图书馆）、荣德堂刻本（巴黎国立图书馆），各种版本之间书名有所不同，比如富桂堂版、以文堂版等是《红毛番话贸易须知》，荣德堂版是《红毛买卖通用鬼话》，但是内容基本上一致的（只是注音的汉字有一些出入）。

- | | |
|--------------------|------------------|
| (2) 《华英通用杂话》(1843) | (3) 《华英通语》(1855) |
| (4) 《英话注解》(1860) | (5) 《英语集全》(1862) |
| (6) 《英字入门》(1874) | (7) 《英字指南》(1879) |
| (8) 《英文举隅》(1879) | |

除了这些书以外，还有《大英俗语抄本》、《英华翻字则列类》等的手抄本（均收藏在大英图书馆）。

关于(2)和(4)-(8)的详细内容请看拙著⁵。这里我只说一说“洋泾浜英语”的问题。

比如先拿《大英俗语抄本》作例子：

卖 些林 (=sell), 洗 哗时 (=wash), 坐 薛当 (=sit down), 睡 士猎 (=sleep),
 走 论 (=run), 香 士羊厘 (=smell), 净 记连 (=clean), 大 喇治 (=large),
 通书 阿刺力匿 (=almanac), 面头 叻咧 (=bread), 面头片 多时 (=toast),
 面饼 卑士结 (=biscuit), 铅笔 边𠂊 (=pencil) (括号内的英语是由笔者付的)

不仅是周振鹤先生或者吴义雄先生，一般都认为上面的例子是 pidgin。除了这些例子以外，还有“康姆 (come)”，“谷 (go)”，“也司 (yes)”、“雪堂雪堂 (sit down,sit down)”，“发茶 (father)”，“卖茶 (mother)”（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温 (one)”，“都 (two)”，“地理 (three)”，“科 (four)”（《红毛通用杂话》），“法士卜 (first book)”，“昔近卜 (second book)”，“科卜 (fourth book)”（《循环日报》的文裕堂的广告）等都成为 pidgin English。

如果上面的例子都是 pidgin English 的话，那么“可口可乐”“咖啡”“的士”“巴士”“卡拉OK”等怎么说明呢？这些都是 pidgin English 吗？

³ 周振鹤 1998<《红毛番话》索解>《逸言殊语》(浙江摄影出版社)

⁴ 吴义雄 2001<“广州英语”与 19 世纪中叶以前的中西交往>《近代史研究》3

⁵ 内川庆市 2001《近代东西语言文化接触的研究》(关西大学出版社)，又见<有关近代日中欧语言文化接触的一个现象——19 世纪中国的英语教育>《福建与日本》关西大学出版部，2002.4)

我想这里有 pidgin English 和“音译”的界限的问题。我认为这些例子只不过是“音译”或者标音，而不是 pidgin English。我认为如下面的例子才可以说是 pidgin English 或者 jargon。

Taksan years ago, skoshi Cinderella-san lived in hoouchie with sisters.

(很久以前，小小的灰姑娘跟她的姐妹一起在家里住着。)

(田中春美等《语言学的劝诱》大修馆书店，1978.161p)

我不看你。 I no see you.

你要多少。 You want how much.

你几时走。 You go what time.

不要忘记。 No want forget.

你不必等。 Yo no wait.

不能进城。 No can inter city.

别人不晓得。 Other man not know.

信船没有到。 Letter ship no come.

你从前做什么生意。 You before to do what business.

你什么时候来。 You what time come here.

(《英话注解》)

Velly well.

Chin-chin, how you do: long time my no hab see you.

I can secure hab long time, before time my no have come this shop.

Just now no got.

Yes, my hab hear.

Two time before my come, no hab see he.

(Williams, S. S., Jargon Spoken at Canton, Chinese Repository, 1836, Vol.4, p.43)

总而言之，我认为 pidgin English 是

- (1) 通过语言接触而产生的
- (2) 使用“有限的词汇和语音”的
- (3) 受到母语影响的
- (4) 把对方语言的规范的语法结构简单化的语言。

上面提到的资料中，《华英通用杂话》以后的书里渐渐地减少了这种 pidgin English 的现象，但

是《英話注解》全书都是 pidgin English。这大概是跟《英語注解》的成书有关系。《英語注解》的序里有这样的记述：

然函欲习学英話者，亦苦无门可入耳，向有英語一书，所注均系广音，好学者仍把握。

从这里可以知道《英語注解》的底本是在广东出版的《英語》，而且是像《红毛通用杂话》那样对英语不太通晓的中国人编的。

2. 《新增华英通语》

《华英通语》的版本，到目前为止我看过四种，具体如下：

- (1) 《华英通语》咸丰乙卯（1855）协德堂藏板（东北大学藏）
- (2) 《增订华英通语》万延庚申元年（1860）快堂藏板（关西大学图书馆增田文库藏）
- (3) 《华英通语》咸丰庚申（1860）西营盘恒茂藏板（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
- (4) 《华英通语集全》光绪己卯（1879）藏文堂印（耶鲁大学藏）

最早出版的是 1855 年的东北大学藏本，这大概是初版。《增订华英通语》是福泽谕吉坐《咸临丸》去美国的时候，从旧金山的一个华商那儿买回来后在日本翻刻出版的。这四种版本的异同，请大家参考拙著⁶。

在此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新增华英通语》这本书。这本书是今年我在大英图书馆偶尔发现的。这本书的体裁如下：

封面有《新增华英通语》，里面有<增补 光绪丙申仲秋第二次活字排印>。下一叶有“光绪十九年癸巳冬月 文裕堂主人 黄永发”的序文，全文如下：

序

粵稽五洲之內各國語言文字不同，即以歐洲而論，如辣顛佛蘭西美國等國，皆以英國呂宋國文字為最著，其餘各洲言語，不下數十種。惟普天下各名鎮大埠，大概皆以英文為盛。緣華英通語一書，行世久矣，惜其舊本字畫舛錯，實不便于初學者。茲將翻本逐類分門，均有增改，譯以廣東土俗之音，令閱者一目了然，誠為華英通商之秘笈也。爰以活板成書，公諸同好，庶幾駛音可辨，無煩舌人代傳，其有益于學英語者，豈淺鮮哉。是為序。

光緒十九年癸巳冬月 文裕堂主人黃永發謹識

下面有目录（一叶），如下：

新增華英通語目錄

⁶ 前引内田 2001:279-286 页

調音字類，稱呼問答類，數目類，時節類，歲時類，天文類，地理埠名類，宮室類，傢私類，睡房傢私類，廚房傢私類，首飾寶石類，文房類，身體類，人倫類，酒名類，菓子類，百花類，茶名類，瓜菜類，鳥名類，飛禽類，走獸類，魚蝦類，虫類，工藝類，軍器類，音樂類，洋船類，船隻類，土農類，工商類，官訟類，刑法類，百病類，醫治類，宗室類，官職類，顏色類，車類，器具類，藥材類，疋頭類，衣服類，絲棉類，五金類，伙食類，草木類，花木類，單字類，二字類，三字類，四字類，長句類，信面格式類，開單格式類，做木油漆開船問答類

一共有五十七类。比《增订华英通语》增加了十一类。只是目录和正文的排列有所不同，而且分类的名目也不完全一样。具体如下：

調音字類，稱呼問答類，數目類，（時節類），歲時類，天文類，地理埠名類，宮室類，傢私類，睡房傢私類，廚房傢私類，首飾寶石類，文房類，身體類，人倫類，酒名類，菓子類，百花類，茶名類，瓜菜類，鳥名類，飛禽類，走獸類，魚蝦類，虫類，工藝類，軍器類，音樂類，船隻類，洋船戶類，車類，人類，土農類，工商類，官訟類，刑法類，百病類，醫治類，宗室類，官職類，顏色類，藥材類，疋頭類，絲棉（髮）類，衣服類，（器具類），五金類，（洋人伙食）伙食類，花（木）類，草木類，單字類，二字類，三字類，四字類，長句類，做木油漆開船（接生意）問答類，信面格式類，開單格式類

正文一共有一百九十三叶（包括最后两叶广告）。

调音字类是说明罗马字的写法和发音方法。从单字类到四字类是按照汉语的音节来分的，包括单音词、双音词、两个音节或者三个、四个音节的词组。长句类是句子。信面格式和开单格式是文件格式。做木油漆开船问答类是木匠、漆匠、船员的有关生意的问答。这个表示这本书的成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港口的生意。

收录的词汇比《增订华英通语》增加了很多。比如，数目类 35→50，时节类 76→96，天文类 30→43，地理埠名类 77→272 等等。

这里我随便举几个词例来看看这本书的词汇情况。

<时节>

·昔间，一分刻，一点钟九

<地理埠名>（下线=增加；（）=增加的词语）

安南，亚刺伯，澳国，比利时，缅甸国，巴西国，芝厘，中国，古巴国，丹国（口+连国即黄旗），埃及国，法国（法琅西），德国，希腊国，大英国，荷兰国，意大利国（意他即罗马），

印度国（印度即天笠），日本，琉球国，马子+尽国（吗口+六岬），满洲国，麦西国，蒙古，那威国，波斯国，庇鲁国，西洋国，普国（单鹰国），俄罗斯国，檀香山国，暹罗国，大吕宋国，瑞典国（瑞国），士威士国，土耳其国，高丽国，鸟思伦金山，雪梨金山，域多厘金山，旧金山，旧金山正埠，旧金山二埠，旧金山三埠，横滨，长崎，神户，查华，小吕宋，星加波（新洲府），庇能（新埠），西贡，东京，八打威（加拉巴），三孖胧，四利末，望买，加剌吉打，滨角，大板，苏士，巴拿马，架利尤，西藏

<官室>

医院（医馆），英国上议院，英国下议院，美国上议院，美国下议院，加非店

<稼私>

千里镜，双眼千里镜，快子，自来火

<文房>

艺术书（book of arts），通书（almanac），文法书（grammar）

<茶名>

红茶（黑茶），乌龙，

<洋人伙食>

面包（面头），炕面包 / 多时，火腿三眉池，牛肉三眉池，面包之时（bread and cheese），米粉之时（macaroni and cheese），吉时汤（custard soup），波蛋清汤（consommé & poached eggs soup），牛奶油（牛油），加厘牛肉，古素彼厘挞（gooseberry tart），牛肉布颠（beef pudding），鸡蛋饼（Omlette），蛋糕，诸古聿（chocolete）

关于词汇的详细内容我以后还要继续考察，这里我只谈一下我们今后应该留意的事情。

毫无疑问《华英通语》的各种版本之间的词汇演变很重要，我们还要考虑到跟其他同时代的资料的影响、继承关系。特别是《新增华英通语》出版的时期，在广东已经有邝其照的字典，罗存德的字典等等。我们试看邝其照的光绪十三年重镌《华英字典集成》（1882 preface, 1887 胡福英序, 1902 循环日报承印）的附录之一〈杂字撮要〉，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两本书之间的影响关系。分类的方法和收录的词汇有很多部分一致的。当然跟同一个出版社出版的《华英汇典集成》或者《英字指南》，循环日报出版的卓岐山编的《贸易字典》等书也有一定的关系，虽然我还没详细地调查。卓岐山的著作还有《华英类语》（1904），《华英通语问答》（1906），《华英吕应酬撮要》（1906）。我手里还有作者、出版年和出版社都不详的书。这些书之间有什么样的继承、影响关系，都有必要加以考察。

最后我谈谈有关做序文的“文裕堂主人 黄永发”的情况。关于文裕堂，我以前提到过⁷。1874年在香港由王韬创刊的《循环日报》的广告里经常看到“中华印务总局内文裕堂”这样的字样。比如<幼童初学各样书籍发售>的广告。

中华印务总局是《循环日报》的承办印刷事务的机关。

创刊号有中华印务总局告白，内容如下：

谨启者，本局自开办印务以来，将经一载，现股于荷李活道门牌第二十九号，即前日新兴记丝行旧址，梳沙印字馆对门。本局专印活字版各种书籍，无论唐番字样，悉为代印。现局中所印书籍甚夥，即如吴乡土紫诠唐文普法战记，及羊城传教牧师湛先生英粤字典，上海出洋局邝全福先生华英字典，皆在本局印行。

苏精 1985 曾指出：

同治十年（1871）英华书院及教会印刷所因故停办，其中的印刷器材分为两个去处：一部分被总理衙门购去，以备同文馆即将开设印刷处之用，而且还是黄胜亲自押送京师交讫；大部分则黄胜、王韬等集资承购，在香港设立一所<中华印务总局>，从同治十二年初开业，除以活字版排印中英图书及文件外，兼出售各号铅字，并筹划编印日报。（《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263-264页）

按照卓南生 1990 的记述，《循环日报》发刊后，中华印务总局继续做它的活动。这样看来，“文裕堂”就是《循环日报》内开设的管辖中华印务总局的三个业务的机关。冠有“文裕堂”的出版物，我看过的几本：

《伊索寓言》	《智环启蒙塾课》
《华英字典汇集》	《达辞》

《俗话倾谈》

根据 Cordier 1906-1907，还有《英语必读》(Aesop's Fables)。但是最后的一本书我看到的是 China Mail 的出版，所以，文裕堂也许跟 China Mail 有某种关系。

我们再来看一看“黄永发”。

跟“英华书院”或者《循环日报》、“文裕堂”有很深的关系姓黄的人是黄胜或者黄木。黄胜一般认为他主管印务总局的印刷部门，可是苏精指出黄胜没有参与中华印务总局的改组为《循环日报》（同上书）。苏精说黄木为总局印刷领班⁸。我对黄木这个人还没有什么消息，反正我认为这个“黄永发”一定跟黄胜或者黄木有关系的人。

⁷ 前引内田 2002:146-149 页

⁸ 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台湾学生书局 2000:271 页

3. 小结

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中，科学学术用语的研究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成果。我们有沈国威先生、马西尼先生、荒川先生等的专著。但是日常语（如贸易用语、生活用语等等）的研究还不够。我相信上面提到的英语资料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很有用处。中国的“英语学习史”或者“英语学史”也还没有系统的研究。研究近代中国人怎样学习英语或中国人学习英语时遭到什么样的困难，这一研究要求我们把英语和汉语的各种特征搞清楚。这些研究对现在的汉语研究和外语教学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

（附记）本文为下述项目研究成果之一：

日本学术振兴会基盘研究（A）（一般）

中国文化的传播、变容和环流

——中国沿海地域和日本（研究代表：藤田高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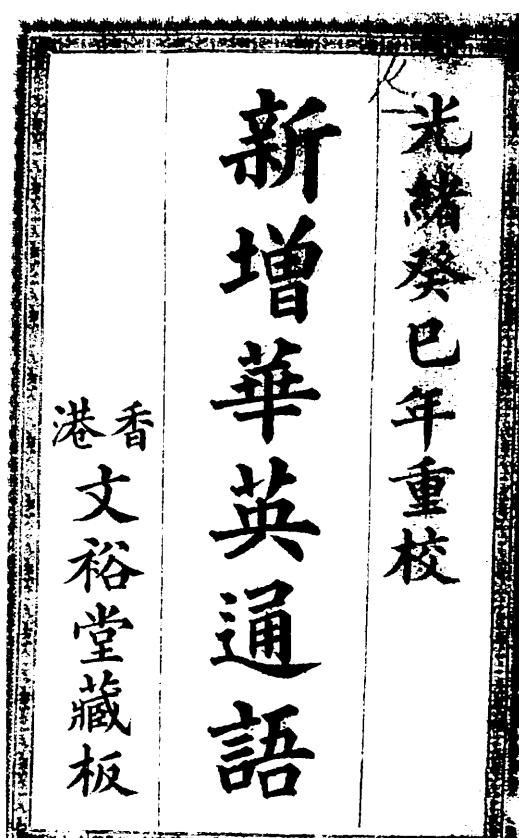


图 1 字典扉页



图 2 字典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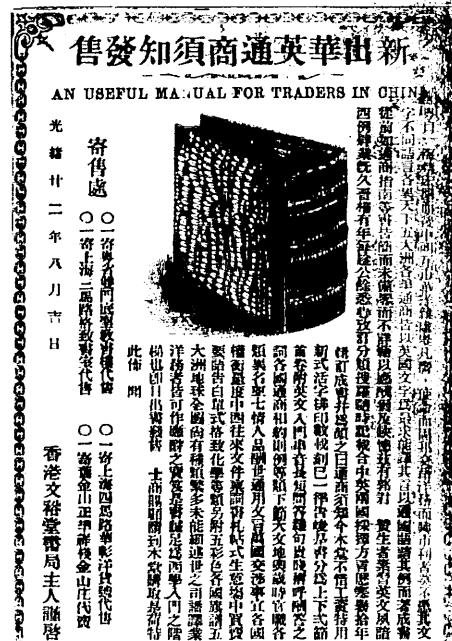


图 3 卷末广告页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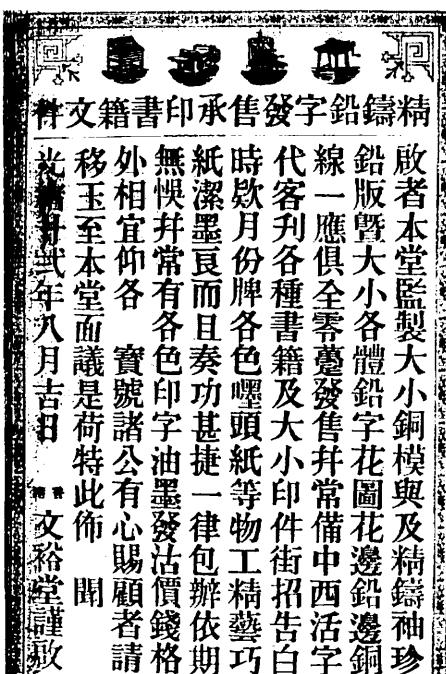


图 4 卷末广告页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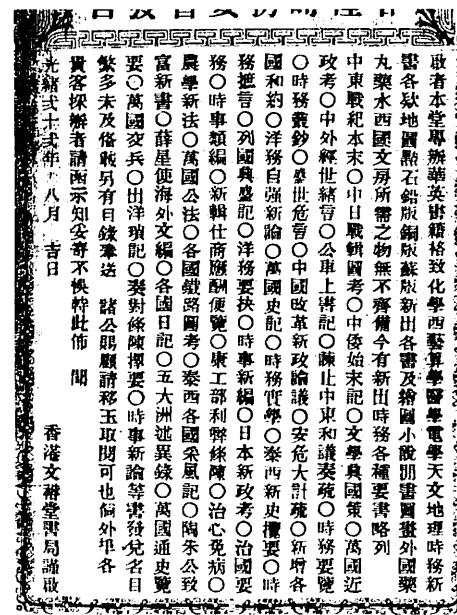


图 5 卷末广告页之三